

台北郭秀蘭居士，這一次發心印送《大藏經》，這是非常難得而希有的一樁大事。這個印經布施的功德利益，佛在經典裡面給我們說了很多。在過去，私人印經，種類、分量都不多。印送《大藏經》，可能在歷史上，個人印送《大藏經》，這是創舉，我們深深相信，將來在歷史上一定有它意義。

佛法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佛陀對一切眾生最完備的、最殊勝、最善的教學。經典字字句句都是從真如自性裡面流露出來的。所以佛說世人都把它看作智慧的寶典，這一點都沒有說錯。佛法流傳到中國來，在中國歷史裡面所記載的，大約是在戰國時代，就有流傳到，但是沒有被大家重視。一直到漢朝明帝的時代，漢明帝，明帝與佛有緣，曾經做了一個夢，夢到佛；那個時候他也不知道是佛，他夢到一個全身金色的人。第二天就在這些大臣面前說他這個夢境，問問大家有沒有知道這回事？結果有人就告訴他，全身是金色的可能是西方的大聖人，他們稱之為佛陀。這樣啟發漢明帝求取佛經的念頭，他就派了使節（我們今天所說特使）到印度去，打聽打聽消息，能不能邀請得到。結果漢家的使節到西域，就是現在的新疆，在這個地方遇到了印度兩位高僧，摩騰，竺法蘭。交談之下，非常歡喜，於是將這兩位高僧聘請到中國來，他們帶著有佛經，帶著有佛像。到達中國，這是永平十年，公元六十七年，我們今天說公元大家的概念比較清楚，公元六十七年是中國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禮請。所以佛教正式傳到中國，我們都用這個年代，但是實際上，比這個早，要早很多，這是朝廷帝王迎請，大家都非常重視。

到達中國之後，跟中國朝野一接觸，中國人非常歡迎佛教，那

個時候的佛教不是宗教，純粹是教學，純粹是教育。佛教育的理念跟儒家的教學，道家的教學，有許多相通的地方。所以在早期翻譯、解釋佛經，常常用儒家道家的思想來詮釋，這是我們看到漢朝註解。從漢朝傳來之後，佛經翻譯的工作也就開始。一直到魏晉南北朝，隋唐，這個時候可以說是佛經的翻譯成績燦爛可觀，可是依舊沒有終止。一直到北宋的時代，大概傳到中國來的梵文經典已經完全翻譯出來。我們稱為完全翻譯，是不是所有的梵本全部翻出來，這是不得而知。因為這個工作艱鉅，所耗的人力、財力、物力都非常的可觀。這一些高僧大德，無論是印度的，無論是中國的，到中國來，總是在經典裡面選擇再選擇，選擇最好的，非常契合東方人根性的，把這些經典帶來。全部帶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帶到中國來之後，翻譯的工作也是經過一再選擇的。佛法教人的原則是契機契理，如果不契合這個地區這個時代眾生的根性，那麼翻出來之後也很難流通，很難讓大眾接受，因此是不是完全翻譯過來我們就不得而知。但是這個華文譯經的工作到北宋算是告一個段落。北宋以後，非常稀少。

《大藏經》的編輯，最早是在梁武帝，公元五百一十八年開始，可是那個時候的本子現在已經都不存在，都已經失傳。郭居士複製《乾隆大藏經》的緣起裡面，寫得很清楚，諸位可以參看。在三十年前，台灣發起翻印《大藏經》，採取的底本是日本的《大正藏》，當時有一位老居士，蔡念生，住在台中，年歲很大，那個時候他大概有七十多歲，他老人家編了一部目錄，《大藏經三十一種藏經目錄》，那個分量非常可觀，這個是近代我們所看到《大藏經》的一個完整的目錄，我手上還有兩冊。我見過的《藏經》，我最初讀的《藏經》是日本《大正藏》，讀的是它的原版，那個時候我住在陽明山，圖書館裡頭有一套。以後在台中，我讀過《磧砂藏》，

《百納藏》我看過殘缺的本子。以後這個《卍續藏》，《卍正藏》都在台灣流通。

《龍藏》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是在香港，刻得非常精美，字大醒目，但是分量太大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夠供養的。新文豐將《龍藏》把它縮小印成一百六十冊。郭秀蘭居士又重新做了一個整理，這一次比新文豐的版本還要殊勝，無論在印刷、紙張、校對都比新文豐的本子要好。她這個本子總共是一百六十八冊，更難得的是她發心供養，免費的贈送，這太難得、太難得了。那麼她贈送的總共是有一千套，她們印刷流通的大概有少量，有一千套是贈送的。

希望我們對於經典有正確的認識，發心修學，更應當發心學習郭居士，流通佛法，供養法寶，這個功德、利益、福報數之不盡，不但是來生的福報，生生世世，那要依照佛經裡面講法，這個福報是生生世世永遠享不盡。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一個貧女供養一鉢飯給辟支佛，就得九十一劫不受貧窮的果報。那麼諸位想想這一千套的《大藏經》布施供養的福報，比布施辟支佛一鉢飯，不曉得殊勝太多了。她的福報一定是布施一鉢飯的千倍、萬倍、億倍不可稱量。明瞭這個道理，應當要效法郭居士，縱然我們沒有力量布施《大藏經》，《大藏經》裡面任何一部、任何一冊、任何一卷功德都不可思議。郭居士要我在這個介紹的短片裡面講幾句話，我就跟大家介紹到此地，謝謝，謝謝諸位。

九八年早餐開示—約束自己是真修福德智慧（上） 1998/9/

5 新加坡淨宗學會 檔名：20-13-0905

佛法當中修福非常重要，如來在果地上跟大家展示就是二足尊；「二」就是福報跟智慧這兩種，「足」就是滿足，圓滿而沒有欠缺。二足就是說明什麼叫成佛，成佛就是智慧圓滿、福報圓滿，這

兩種圓滿都沒有欠缺；這兩種圓滿都不是世出世間，一切大福德智慧人能跟他相比，所以叫「尊」。因此佛教一切眾生千言萬語，千經萬論，無非是教我們修福修慧而已，福慧小的在六道裡面享福，人天福報，這個福報是最小的，福報大的在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的狀況我們不知道，可是世尊在《華嚴經》，在淨土經裡面有介紹，我們讀經看到華藏世界的依正莊嚴，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，可以略知一二，而實際的莊嚴決定比佛所說的要殊勝多多。佛給我們介紹的時間有限、言詞有限，佛自己也常說，如果要詳細的說，說一劫也說不完，這是真的。說到正報，說到我們身體之好，「身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」，佛在相好也只說一個概略，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這是粗說，細說說不盡。

所以我們自己要知道修福修慧，修福修慧都是布施，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。什麼樣的果報必有因行，你不修因，哪裡來的果報，因緣果報絲毫不爽，這是真理，我們一定要明瞭，要認真的去修學，才能得到滿意的果報。智慧福德不是憑妄想可以得到，不是憑手段可以得到，妄想用手段只有造罪業，那不是福，那是禍，禍福我們要辨別清楚。如果造作一切罪業，他的果報就是在禍，如果修積的是一切功德，果報是大福；世出世間大富大貴之人，都是前生在佛門裡面所修積的。智慧怎麼修？修福而不著福德相，那就是智慧。修福著福德相，果報不出三界，在六道裡面享福，六道裡面福報最大的是大梵天王。如果不著福德相，他的福報就超越三界，不但超越三界，還超越十法界。那些福德相，《華嚴經》裡面說得太清楚、說得太多了。

我們現在啟講《華嚴》，這剛剛開始，介紹華嚴會上參加的這些人物，一類一類的介紹。我們在經上看到這一類一類，都是諸佛如來隨類化身，他們有能力同時，或是同處，或是異處；異處就是

同時不同處所，能隨意變化無量無邊不同的身分。《華嚴經》上所講的兩百多類，他可以同時化現，這是福報真正達到了極處。能以化身在十方世界教化眾生，隨機說法，智慧達到圓滿，這是真正名副其實的大自在。我們發心學佛，所希求的就是這個果報，佛給我們說這樣殊勝的果報，我們是肯定可以得到的。為什麼說肯定可以得到？因為福報是自性本來具足，不是從外面來的，諸佛如來所顯示是自性的本能，一切眾生所共有。可是我們今天雖有自性，但是自性的德用不能現前，佛給我們講這是因為有障礙，把你的作用障礙住，這個障礙不會障礙自性，障礙自性的作用。

障礙雖然很多，歸納起來不外乎妄想、分別、執著這三種。所以佛教給我們修學，修行怎麼個修法？無非是把妄想、分別、執著除掉而已，除掉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我們這個能力就恢復。妄想執著要從哪裡去除？就在生活當中，在日常處事待人接物之間，時時刻刻要知道破除妄想，時時刻刻要知道斷煩惱、斷習氣。你有這個警覺，在佛法裡面叫覺悟，這個人開悟了；開悟就是時時刻刻懂得斷煩惱。斷煩惱用什麼方法？佛教給我們戒定慧三學。最初用戒，戒是淨戒，也就是說最初下手是約束自己，你要不能夠約束自己，你就決定不能成就。這要發狠心，因為我們無量劫來放縱成了習慣，現在一下要約束自己很苦，這個苦頭你要不肯吃，這個關口不能突破，你還是凡夫，你這一生決定不能成就。一生縱然遇到佛法最殊勝的機緣，你也會空過，你在佛法裡面結個緣而已，你這一生不能成就，你還是要搞六道輪迴。

但是你要是在六道輪迴裡面，下一次再遇到佛法，那到什麼時候？是不是說人死了四十九天之後又投胎，就又遇到佛法？沒那麼容易。你想想看你死了之後來生還能得人身嗎？縱然得到人身，你能聞到佛法嗎？進入底下一個世紀，新聞報導下一個世紀的人口達

到六十億。六十億人口當中，幾個人聞到佛法？又幾個人能夠聞到正法？不容易，所以開經偈上講，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這是事實。這一次機會失掉，等到下一次機會現前，可能是百千萬億。所以佛法修學這麼樣的艱難，我們遇到一定要發狠心，要勇敢拿出勇氣來約束自己，這叫真正修行，這叫勇猛精進，因循苟且害我們。

修行人一定要明瞭，心裡要清清楚楚，我們接觸的外緣，外緣對我們幫助的少，損害我們的太多，你自己要認識。尤其是出家人，你自己稍微有一點能力，或者你是持戒，或者是參禪，或者是講經，乃至於唱念，你有一技之長，就有許許多多的信徒來恭敬供養。這恭敬供養，他們是來修福，你要有成就，他才得福報。如果這個供養，你在這個供養裡面起了貪心，貪圖供養，你就墮落了；換句話你就被他害，他是個好心，好心做錯了事。所以世尊當年在世，告訴在家的信眾，對出家的人供養僅限於四事，四樁事情。飲食，來托鉢的時候你給他一點；出家人來托鉢，你是不是給他一鉢飯？不是。隨分隨量，我今天家裡飯少，你來了我只給你一調羹、兩調羹，你不夠隔壁再去托。我家裡今天煮得很多，我可以供養你一鉢，不是每個人家都給你那麼多，不是的。而托鉢的人，自己看自己飯量，飯量大的多托一點，飯量少的少托一點，沒有貪心。

現代的社會跟從前不一樣，供養的東西多，供養東西太豐富，很容易起貪心，比沒有出家的時候，貪瞋痴只有增長沒有減少，這樣我們的前途就不樂觀，自己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白。可是供養我們不得不接受，接受怎麼樣？馬上轉供養，供養那些缺乏的，供養那些需要的，這樣就好。輾轉修福那個福報就大了，這才算是有智慧，這種行持才算真正有福德，你懂得修福，你懂得積福。如果不曉得這些事理，以為這一切供養可以自己好好的去享受，那你就錯了，你的福報很快就消掉。祖師告訴我們「食存五觀」，非常有

道理，我們接受人家供養，想一想自己有沒有德行？能不能當得起？我們在供品裡面取幾分，能捨的要盡量捨，實在不能捨，這個身是個病態的身，人有餓病，自己實在餓了，沒有法子，這才以飲食來治療；能夠忍受，我們就忍受。

李木源居士做的這個榜樣好，他說的是現代人的話，自己要能夠虐待自己。實際上一般人看是虐待自己，在佛法裡面叫修福，行道。世間人看這個樣子虐待自己，可是在佛菩薩眼光裡面看，這個人有成就，這個人正在斷貪瞋痴，正在斷習氣，他不是虐待自己，他是在成就自己。哪些人虐待自己？在五欲六塵裡面起貪瞋痴，那真正叫虐待自己；現前好像他什麼都能得到，可是死了之後到三途，那叫真正虐待自己。禍福、果報一定要看得遠，不能看得太近，我們在這個世間，佛常講「人命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這個世間是無常的，這個世間是很短暫的，生命是永恆的。你不顧永恆，你只貪圖短暫，這個人是愚痴，沒智慧，結果招來長劫的苦報，《地藏經》上說得多清楚。

這些經典我們應當要常常讀誦，常常記在心裡，使我們有能力辨別是非、辨別邪正、辨別善惡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自己就曉得是福是禍。是福我們要精進，是禍要遠離，不常讀經不明事理，把福當作禍，把禍當作福，在現在這個世間可以說是太普遍，一切時、一切處我們都能看到，顛倒是非，這在佛法叫愚痴。「禍莫大於愚痴，愚痴最難斷」，貪、瞋，持戒修定的人就可以做到，能夠伏貪、瞋的煩惱；可是痴一定要開智慧，智慧開了之後才能夠斷愚痴，才能斷無明。我們明白這些道理跟事實真相，那就一定要約束自己，李木源居士所說的一定要知道虐待自己，那是真正的福德，真實的智慧，修福修慧根本就在此地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